

闲读的诗意

钱国宏

记得《增广贤文》里有一句话：“有书真富贵，无事小神仙。”这恐怕是对我内心最恰如其分的写照了。因为我平时喜欢读一些“闲书”。

我所谓的“闲书”，指的是那些与本职工作不搭界、不相关的书。我读书很庞杂，几乎可以用“杂食书虫”来命名，家里的藏书，几乎囊括了时下图书市场所有类别的书籍。

读“闲书”，可以使人轻松愉悦中，接受知识的熏陶，体味文字的快乐，享受阅读的快乐，收获一分惊喜、一分满足、一分惬意和一分自得。郑成功说过：“养心莫若寡欲，至乐无如读书。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最喜欢那种“绿撒蝴蝶着春色，墨点黄花染书香”的意境，所以读“闲书”时也就在意地点和氛围。对于我来说，最得意的场合有三：一是院中的葡萄长廊。烈日炎炎，酷暑难当，葡萄长廊下却是阴凉一片。搬来一把长椅，泡上一壶香茶，摆上三五本闲书，头往椅上一枕，眼往书上一盯，悠悠然，乘物以游心，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兼之架上硕

果垂枝，愈加赏心悦目。二是书房的摇椅。书房的三面墙摆满了我从全国各地“淘”来的各种书籍。抛开人世烦扰，沉入书的世界，在静谧和花香中，与文字一起放浪形骸，泛舟四海。激动处，拍案而起，朗然而诵；激愤时，扼腕击节，高声唾骂……人与书“与之游、与之舞、与之享”，真是“至乐无声惟孝悌，太羹有味是读书”，“不知魏晋矣！”三是公园的绿地。离家不远处便是公园，公园的西侧有块人迹罕至的绿地。闲了，便带本小书，坐在绿地里读。身下的草，绿绿的；身边的花，香香的。抚草，闻花，捧读，植物的清香与文字的智慧共荣相济，融为一体，使人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，直觉清风浩荡，扑面而来！

读“闲书”，养心是一方面，增智则是另一大收获。读《天下女人》，与杨澜一起分享杰出女性的生活哲学、独特魅力和智慧人生；读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·凯勒的自传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，体味“生命是一块铁”的真正含义；读《自来水哲学》，始知松下幸之助的“把大众需要的东西，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”的“自来水哲学”

是多么精准；读《1978历史不再徘徊》，领略人民公社那段悲壮的、悲哀的、悲痛的历史；读《国学拾遗》，感慨中华五千年举世无双的文化魅力；读《卢勤谈如何爱孩子》顿悟：人世间，爱是最好的药！读《毕淑敏心理咨询手记》，感受心灵的震撼，“爱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”；读《母亲》，始知大爱无声，大爱无形，大爱无痕；读《珍藏感动：汶川·生命之诗》，透过一句句“就像从心口上撕下来”的诗句，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深刻内涵，揣度生活的张力……

清代袁枚曾说过：“读书已过五千卷，此墨足支三十年”。这似乎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翻版，不过确有道理。通过长期读“闲书”，我的知识量大增，视野开阔，意趣广泛，天真烂漫，常常是笔头渐痒，案头渐丰，仿佛肋下正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催动我在文字间展翅自娱……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放身茅庐读闲书。此生但得有时，便会沉醉于“闲书”之中，管你“谬悠之说、荒唐之言”，抑或“无端崖之辞”，趣若在，心若往，随处闲书，随地可读！

绿色篱笆

卢兆盛

民谚如是说：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

那么，也让我们沿着篱笆点播一些瓜豆吧。

要不了多久，那灰色的柴篱或竹笆将会变成一道绿色的屏风，蜿蜒成夏天迷人的风景线。

将有知了歌唱整个夏天；

将有云雀欢呼整个夏天；

还会有蜜蜂、蝴蝶、蜻蜓……在这里集会，表演，烘托出一个乐园。

当然也会有少男少女的歌声如青藤缠绕着每一个早晨和黄昏……

而我们，只要在绿色篱笆下随便一站，便也会成为一帧别致的风景。

最是故园桑葚甜

鲁珉

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，吁嗟鸠兮，无食桑葚。”《诗经》里，这样的桑葚，一定沾染着古风古韵。

“四月风，小麦黄，桑葚甜甜桐叶长。”这是经历千年风吹雨打后的桑葚，散落在浅夏的田野。

“小娃子儿，吃桑葚儿，吃出满脸小胡子儿。”这是儿时的桑葚，道出桑葚吃多了，会把满脸糊得斑斑点点。

“桑舍幽幽掩碧丛，清风小径露芳容。”故乡有很多的桑树，有的可能数十年了，高大，粗壮。只是村里很少有人养蚕，任凭桑树叶自生自落。虽如此，那桑葚却每年都脆生生地长着，让喜爱吃它的孩子们乐开了怀。

小时候从来没有从集市上买过什么水果，桑葚就是浅夏时最好的水果。每年的四五月份是桑葚成熟的季节，初夏的风吹拂，新长出的桑叶翠绿欲滴，随风轻摇，桑叶下是那三五成群的桑葚，在风中微微摆动，诱人得很。

桑葚红的季节，每天总是想着那红红紫紫的桑葚果子。上课的时候也在想，今天哪块田里的桑葚可能红了，明天去那个小山沟一定熟透了。等到放学，根本就没想到回家，就伙上一群小玩伴，跑到桑树林里，寻着红了的，也不顾不上干净不干净，摘了就塞进嘴里。

树上的桑葚有各种颜色的，熟透了的是暗紫色的，熟而未透的是红色的，青色的就是还未成熟的。熟透了的桑葚，透着光亮，水分饱满，摘的时候也只能轻轻地，稍不小心就会把它捏破，汁水就出来了。

那紫色的桑葚是我们最喜欢的，放到嘴里，无须用力，只须轻轻一合嘴，汁水就出来，那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。那桑葚的甜，更多是品出来的，软软的甜，带着淡淡的桑叶香。

矮小树上的桑葚，早被摘光了。于是，我们就像猴子似的爬到高大桑树上，一只手抓住粗大的树干，一只手不停地采摘那些熟透的桑葚。只摘那些饱满红润的，径直地塞进流着涎水的嘴巴。直到吃得不想吃了，还要摘一些，装进衣服的口袋里。

当我们从树上艰难地滑下来时，由于吃得太多太猛，竟然把嘴巴染成紫红色的了，就像涂了一层口红。手也是紫红的，闻一下，还有一股浓浓的清甜味。

有许多时候，我和采摘桑葚的小伙伴们，吃饱了就在树下尽情地玩耍，玩累了就找一个石头，四仰八叉地躺着，东一句西一句闲聊。或什么话也不说，一任那懒散的目光穿过桑树叶子的缝隙，追寻着桑葚那妙不可言的影子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那一片片难忘的桑树林。偶尔在集市上看到那紫红的桑葚果时，亲切温暖的感觉触到眼睛漫上心间，便毫不犹豫地买一些，迫不及待地送它入口，可早已没了从前的味道。

“参差红紫熟方好，一缕清甜心底溶。”或许，只有故乡的桑葚才是甘甜可口的。因为味蕾里，忘不掉故乡的味道。



耕
春

王
泽
民
摄

母亲和她的“花果园”

徐学平

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惯了农村式的田园生活。

母亲和善可亲，刚直大度，虽然只上过半年的小学，但她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。在村里，不管谁家闹点矛盾，或者邻里有点纠纷，村民们都喜欢请母亲去给他们评评理，断断家务事。在我们眼中，母亲身上有一股向上的精气神。

因为父亲去世较早，我在小城安家后就多次想把母亲接到身边，可是她就是不肯离开自己那一亩二分地的“花果园”。母亲是个种菜的好把

式，在她的精心打理下，母亲菜地里的果蔬一直长势喜人、四季不断。母亲种的菜自个是吃不完的，早些年她总是隔几天就挑些菜进城来送给我们，也好来看看自己的宝贝孙女。

如今母亲已经年近古稀，因常年在田间劳作也落下了关节炎等不少病根，但是她却不愿给我们添“麻烦”。有病来犯时，她从不让我们知道，总是一个悄悄到村里的卫生室去打点滴。为此事我说过她多次，让她以后打电话给我们，但她却坚持说不想影响我们工作。直到我生气了，她才松口说：“下次一定打电话。”但类似的电话却依旧没有打过……

后来，我们兄妹三人只好约定好

了以回家摘菜的借口轮流下乡去看望母亲。记得去年母亲生日那天，我带着妻子一起回老家，吃过午饭，当我跟随母亲来到她的“花果园”时，我久久立在种满南瓜、茄子、豆角、苦瓜、辣椒、西红柿等果蔬的菜畦边，静静打量着这些长势喜人，郁郁葱葱的蔬菜。当母亲艰难地迈过田垄，弯下瘦小的身子为我摘下一个个苦瓜时，那一刻，我的鼻子却酸楚起来……

不得不承认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越来越体会到母亲的不易。我真不敢相信这些蔬菜是出自眼前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之手，真不知道母亲是用了多少汗水才浇灌出这满畦绿油油的蔬菜的。

从那天起，母亲那佝偻的身影和满畦葱郁的菜地组合而成的画面，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上，记忆里，生命中……